

當代政治心理學的教材 與方法：文獻簡介

石之瑜*

摘 要

本文瀏覽美國政治心理學課堂所採用的課本。在早期，這些讀本不是專門為大學生所寫的，而是知名學者的論著。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政治心理學已經更常出現在大學的授課計劃之中，則以大學生為對象的教材便應運而生。這些教材的範圍與方法迥異，好像是在講不同課目，但有一點共通的，就是所討論的不出一般人對心理學的印象，則名之為政治心理學當然就不為過。八〇年代以後通用的政治心理學教材仍然不多。但九〇年代初期卻是一個雨後春筍的季節，以大學生為對象的課本紛紛出籠。一九九〇年前後應該是美國政治心理學界的一個轉捩年，縱使九〇年代的教材內容依舊各說各話，但輪廓逐漸浮現，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支流。一個是以人格、精神分析、深層心理為主，另一個是以認知、知覺、情感為主。最後，本文整理了幾種常見的政治心理分析方法。

關鍵詞：政治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精神分析、政治心理學方法、政治心理學教材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壹、學科認同

在二次大戰之後數十年來，政治心理學的相關教材相對於其他政治學科目而言雖不算多，但卻種類繁多，而且內容各異，反映出政治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領域，其範圍在學界還沒有取得共同一致的看法。事實上，政治心理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也缺乏眾所認可的步驟與程序。因此，政治心理學的學科認同，相對於其他政治學界的跨領域研究，如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公共政策、國際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特別的薄弱。所以，就還在二十年之前（八十年代初期），美國政治學界的博士畢業生，往往必須隱藏自己對政治心理學的興趣，以免面試教職的時候，讓口試的人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何門何派，造成無所適從的尷尬。人們都知道政治心理學的存在，但卻說不出一個一目了然的學科範圍，所以當人們將自己定位為政治心理學家的時候，引發的疑問比解答的要多得多。

當國際政治心理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olitical Psychology）在一九七八年成立，並開始發行屬於自己的學刊（*Political Psychology*）之後，這個學科認同混淆不清的現象，稍微獲得紓解，期刊在一九八一年問世，而政治心理學的年度學術大聚會，凡逢隔兩年就在美國召開一次，而隔年間在美國以外的國家輪流召開，使得在美國學術市場還推銷不出去的新學科，先在世界上立足。至於學會的理事，自然由來自各國的學者擔任，並主動徵詢各國相關領域學者出任地區召集人。如今，每年大會都是門庭若市，熱鬧非凡。儘管參與者之中依舊耳語不斷，嘲弄自己連為什麼被認定為政治心理學家都不知道，竟也來出席，而且政治心理學的範圍還是眾說紛紜，但現在人們已經在情感上接受它作為一門學問了。

早期政治心理學課堂所採用的課本，不是專門為大學生所寫的，而是知名學者的論著。應該說這門學問基本上並不存在，所以知名學者論著的內容為何，政治心理學的範圍就為何。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政治心理學已經更常出現在大學的授課計劃之中，則以大學生為對象的教材便應運而生。這些教材的範圍與方法迥異，好像是在講不同課目，但有一點共通的，就是所討論的不出一般人對心理學的印象，則名之為政治心理學當然就不為過。八十年代以後通用的政治心理學教材仍然不多。但九十年代初期卻

是一個雨後春筍的季節，以大學生為對象的課本紛紛出籠。一九九一年前後應該是美國政治心理學界的一個轉捩年，當時明尼蘇達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指明要聘用政治心理學教師，而紐約州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石溪（Stony Brook）分校更大手筆，竟一口氣要招收兩名政治心理學教師。

縱使九十年代的教材內容依舊各說各話，但輪廓逐漸浮現，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支流。一個是以人格、精神分析、深層心理為主，另一個是以認知、知覺、情感為主。前一個脈絡在九十年代的復甦，想必與後冷戰的來臨有關，使得政治學界對於解釋種族主義的、原教主義的、集體主義的行為更加關心。在這方面，上承權威人格的古典研究，下逮民族主義的新興課題，引起人們的重視。在後一個脈絡裡，則是受到方興未艾的認知心理學浪潮的洗禮，引入了許多心理學界的實驗發現，用來解釋政治現象。在作者方面，則可以區分成政治學家與心理學家兩大類，其中政治學界的作家屬於認知心理學脈絡的特別多。以下根據年代先後，選擇一些通用教材來介紹。至於古典讀物的編纂就不多作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Leroy N. Rieselabch and George I. Balch (eds.), *Psychology & Politic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Neil J. Dressel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The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93)。

貳、一九九〇年之前的教材選介

最早的一本教材是一九三〇年代出版，但歷久不衰，後來經過四度再版，而最新一版是在一九八六年問世的經典名著：Harold D. Las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0)。從出版年代可知，這本書比納粹執政的時間還要早，但卻對人們後來解釋法西斯統治，提供莫大的啟示。I. Greenstein 在一九八六年第四版的序言中寫到，當一九七四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因水門事件下台時，人們又聯想到了 Lasswell 的智慧（viii），因為從他那兒可以理解政治人物自我毀滅傾向的源頭。這本書雖然名為病態心理，其實討論的是一般人的心理，尤其是人格。在這方面，他區分了政客與政治人，前者指的是在社會功能上扮演政

治人物角色的人，後者指的是對權力需要特別強的人，這是本書最大的特色。

政治人會將自己私人生活中的經驗、需要、焦慮，投射到公眾事物上。所以所謂政治，就是人們藉以發洩潛意識中權力被剝奪感覺的場所。人們先有了這種需要，再找尋投射的目標，最後再進一步找些公共政策的理由把自己的衝動加以理性化。他後來又寫了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48)，把這個過程交代的更清楚。Lasswell 把政治人分類，並和他們所從事的政治工作結合來分析，得出各種可能的結果。閱讀本書可以使學生了解到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並鼓勵讀者思考自己的處境，試圖對自己政治行為做深層分析，從而化解對權力的過渡需要。Lasswell 堅信，如果不透過這個反省的過程，政治衝突解決的途徑，有可能本身會成為投射目標，造成衝突升高。

五 與六 年代通用的教材類讀物賡續著對人格的研究，而又以權威人格研究為主。最早是 T.W. Adonor,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以美國工人為對象，分析了權威人格與種族主義之間的關聯。接著是對這個著作在方法、分析、量表等研究設計方面提出了嚴厲批判的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4)。這些著作仍然大量仰賴精神分析方法，但因為對於精神分析資料的取得、解讀等方面進行尖銳的辯論，對於學生了解人格研究有何長處與短處，裨益極大。同時，因為人們集中在精神分析方面討論，也給人一種印象，即政治心理學的範疇是透過精神分析來界定的。其它一般性的教材中，有些雖然不錯，但已經過時，像 R.E. Money-Kryle, *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and Morals* (New York: W.W. Norton, 1951)；H.J. Eysenck,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54)。

但是到了六 年代，針對權威人格研究的反省又添加了許多心理學的方法，不再侷限於精神分析。在 John P. Kirscht and Ronald C. Dillehay (eds.), *Dimensions of Authoritarianism: A Review of Research Theo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7) 中，作者詳細地整理了十餘年以來的相關文獻，學者們用各種實驗方法來檢證，是否如權威人格作者所說，人格與

態度是結合的。這些實驗大多數是大學生參與的，所以在實際中的適用性也有人質疑，不過對於學生讀者而言，這些實驗有一定的吸引力，也可以在課堂中依樣畫葫蘆做看看，所以作為教科書也有其益處。同時，認知心理學與權威人格研究的結合，也為後來權威人格研究的拓展，打下基礎，這在後來九十年代的教科書中顯現了成果。

六十年代對人格研究畫下了結論的，但至今仍被學界引述的一本教材是 Fred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of Evidence, Inference, and Conceptualization* (Chicago: Markham, 1969)，它最新一版是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作者本身雖然對於以人格來解釋政治行為充滿同情，但卻又能點出人格分析的侷限性。這本書在書名上就可以看出，是從觀念上與方法上釐清，人格與政治分析的關係就竟是什麼。他匠心獨具的提出了三個分析問題：第一是對政治人物個人的個案研究分析；第二是經由多個個案的比較來為政治人物的類型做劃分；第三是看個人政治心理的集結會帶來什麼整體效果。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人格不僅是一個解釋變項，它同時也應該被當成是一個被解釋的變項，惟有如此，人們才能更好的對現實政治作出評價。

Greenstein 一開始就對人格研究的正當性提出辯護，並列舉了各種人格因素對政治結果會有影響的情況，並以圖解說明，環境因素和人的內在傾向互動的方向為何。作者並未脫離權威人格的討論，在做政治人格分類與集體行為分析的時候，都是以權威人格有關研究文獻為基礎。為了避免化約主義那種什麼事都以個人特殊性來解釋的現象，Greenstein 特別提醒讀者，心理傾向不同於行為本身，信仰也不一定從行為中反映出來。因此他建議要從個人的心理分析慢慢累積，觀察某一種心理特質出現的頻率，並看它和社會整體的規則性之間，有沒有聯繫。最後，作者並提出政治人格研究應該採行的努力方向，其中包括了 Lasswell 最注意的，即角色與人格的互動分析。

七十年代中期終於出了一批專門針對大學生寫的政治心理學教材。首先是 Kirkpatrick Pettit (e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Life* (Belmont, Ca.: Duxbury Press, 1972)。由於政治心理學仍在草創階段，借用社會心理學中的理論是理所當然的。在本書中的各章作者，有的就是來自社會學界。社會心理學著作中關於政治分析的並不多，分散而沒又系統，這本書最大

的貢獻，就是把人集合起來，把分散的相關發現加以編纂介紹，同時每一章都用了許多實際的案例為理論的佐證，而且深入淺出，容易接受。不過，從論證中強烈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前提，以及各章例證所透露出的關心焦點，看出這完全是以美國學生為對象編纂的教科書。又由於各章作者原先寫作時，並不是以教科書為目的，因此在結構上缺乏一氣呵成的感覺。

編者開宗明義點出，政治心理學的研究特點在於，研究者必須根據自己的課題，來發展適當的具體研究方法。書的編輯圍繞在人格的概念上，層次分明地介紹文化、社會、知覺、信仰對人格的影響，在形式上是非常理想的教科書，只是至今久遠，在文獻方面已經過時。另外，本書受到行為主義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因此最重要的討論都回歸到態度與行為方面，且對於前二十年主導的精神分析完全迴避。於是，本書介紹的理論模式十分強調環境對人格的制約，關於行為動機的解釋，偏向視為是對外在刺激的反應，而不是內生的需要。所以，連文化也被當成是一種環境變數，研究者主要是觀察角色規範如何被內化，內化之後如何影響態度。

其次是 Jeanne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3)，一問世就吸引了各方目光與人氣。自是愈來愈多的學者，根據 Handbook 所分出的類別與議題集結作研究。照 Knutson 的說法，政治心理學主力仍應放在個人層次的研究上，國際政治心理學學會就是她本人推動成立的。這本書是她盱衡時事之作，因為經過了相當多年的發展後，政治心理學界需要作一個總結與回顧。不過，事實上，這本書的總結作用遠不及其開創作用，因為自是政治心理學建立了自己的學科認同，讓在這方面有共同興趣的學者，可以在介紹自己研究成果時，有所回歸。

Knutson 致力鼓吹學者間的合作研究，至於研究方法方面，本書作者的主張是百花齊放，或稱方法學上的多元主義。人們發現，政治學家比較重視研究對象的特殊心理現象，而心理學家則強調研究對象所透露出的普遍性心理傾向；政治學家對環境脈絡的敏感度較高，而心理學家則較低。從書的內容來看，在當時應當可以稱之為創舉，將人格、態度、信仰、社會化、戰爭、研究方法都涵蓋在內。不過最有價值的，是對研究方法的探討，畢竟一個學科領域宣告成立的關鍵之一，就是有自己的方法學。本書的問題在於它發表的時間過於久遠，已經不能跟上當前的研究腳步，像對認知

心理學的討論闕如，是今天不能成為教科書的主因。不過，對方法學討論的部分，仍可擷取當作教材。

Handbook 出版第二年，有了 William Stone,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4)。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儘量廣泛地把心理學觀念當中，能夠運用到政治分析者，都介紹給同學。但也因為如此，造成教材範圍過於分散，每一個題目都無法深入處理，讀者或許依稀知道某個觀念的存在，卻未必對這個觀念的來龍去脈真正體會，所以恐怕讀後不見得會運用。像最具特色的是他介紹了各個哲學家討論的人性問題，但因為篇幅不足，而從柏拉圖 (Plato)、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以降，到佛洛伊德 (Freud)、拉斯維爾 (Lasswell) 等值得專書處理的人，都併在一章中。加上本書使用的例子，主要是地方政治，而且集中在高度社會化的社群，對於政治學同樣關切的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等領域著墨不多，以致於仍未真正做到作者期許的全面性。

這本書一共分成四大節，分別是學科的引介、政治社會化、人格與動機，和政治行動。在第二節中，William 詳細討論了人格理論和與政治的關係，他並有一章專門講性格 (Character)，其中包括認同、認知、與感情三部份，同時也針對環境對人的影響，以及政治態度的形成作了介紹。第三節以自我為討論中心，廣泛巡視了動機方面的文獻，尤其是成就動機與權力動機，並仔細討論了馬基維力量表的作用與限制、權威人格的理論與研究，以及意識形態和信仰體系之間的關係。最後一節旨在提出對實際政治行動的解釋，特別是關於一個人為什麼要參與政治活動，對政治領袖的印象為何，在參與活動時態度為什麼有時會轉變。整本書並沒有掉入心理決定論或結構決定論的框架，給予讀者許多對既有政治解釋提出懷疑的工具，但又不提倡取代的絕對性理論。

次年，Jerol Manheim, *The Politics Within: A Primer i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5) 出版了。和其他教材不同的是，這本書只有一個重點，就是政治態度。而且，即使是態度研究，Manheim 只重視環境和認知兩個因素，而忽略了人格和團體對於態度的制約，因為他的目的，是要提供學生一個明確的方法，來分析政治行為的成因，於是透露出作者想要為政治心理學核心何在加以具體定位的企圖。這種寫法有助於學生將不同課題或領域的研究，透過一種視野就能解讀，但

同時會誤導學生相信，政治心理學就是研究政治態度而已。Manheim 迴避了學界既有的爭議，也不用任何數字或圖表，好讓最大多數的人接受，政治心理學作為一門範圍、方法都已經固定的學科領域，於焉誕生。

Manheim 一開始就把態度和行為之間的曖昧關係擺開，給人的印象是態度就等於是行為。不過在處理政治文化的時候，作者非常簡潔而清晰，他並對美國的政治文化提出分析，可惜對於有關政治文化的爭議，依舊被忽略。他討論了四種政治社會化的機制，點出進行社會化的角色和人員是誰，還分析了各種社會化力量之間的互動。與當代政治心理主流最接近的，是他處理政治訊息接收過程的章節，這個過程包括四個步驟：接觸、注意、知覺、和記憶。這方面是過去通用教材所少談的話題。Manheim 接著從選民的角度分析，候選人的形象如何形成，尤其重視人文社會背景，政黨與政綱認同等方面。然後又用疏離、冷漠、異常，和無能四種情感解釋選民不參與政治的原因。在一九八二年的修訂版中，Manheim 加入了一章生物政治學，厥為一大特色。

再次年，又一本以人個為中心的教材問世，是 Alan Elms, *Personality in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Brace-Jovanovich, 1976)。這本書的寫法輕鬆，而且內容主要是透過推測性的手法表達，而不是介紹正式的理论模式，或實驗室的研究成果。至於議題則包羅萬象，小從草根性的活動，大到國際政治，都是教本取材的範圍。由於擺脫了制式的學術風格，作者相當自在地把各家理論結合起來說明特定的事件，使每個抽象的學說都在現實世界裡找到相關的例子。但也正因為如此，心理學理論與大師的介紹闕如，在此之前，很難想像如果一本政治心理學的課本要介紹大師，卻沒有提到佛洛姆（Fromm）的，或沒有完整介紹一個主要理論的。此何以有時候作者在運用某個心理學專有名詞時，忘記事先略述其義，故會讓人誤以為這個領域裡的理論貢獻不多。

在一開始，Elms 從民眾自身講起，討論人的政治需要，接著分析左、右翼的激進分子，其中最有趣的就是他們與自己父親之間的關係。Elms 然後進入一般政治人物的心靈，認為他們具備了與普通人不一樣的人格特質，包括對權力追求的渴望與對自尊的需要。他還別出心裁地比較了不同性別政治人物的特性。在政治人物分析之後，他帶領讀者深入的觀察偉人的心理，Elms 適時以大篇幅提醒同學要注意研究材料的選取，誤輕信街坊

關於偉人的傳言，他並提出自己對尼克森的分析。另外，在稍微偏離人格分析的一章中，Elms 探討錯覺和集體思惟對政治衝突的影響，這兩個因素基本上是跨人格的。最後一章中，作者觀察心理學的技巧如何在實際政治中被拿來運用，尤其重視政治廣告，選民對候選人態度的形成也在討論之列。

同年出版了一本膾炙人口的國際政治心理學教科書：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幾乎八十年代美國所有國際政治研究所課程都列為必讀教材。Jervis 曾擔任過國際政治心理學會的主席，與 *Political Psychology* 的主編，與當今學界主流關係密切，對於政治心理學在美國出人頭地頗有貢獻。不過他的書相當程度是在以既有心理學的發現，來詮釋歷史事件，並不是靠他自己充分地研究過所有他所舉出的例子。但這不影響他的說服力，因為最起碼他證實了過去用權力政治提出的解釋，未必是對的，光這一點，就足以是國際政治學的震撼了。Jervis 必須對外交史瞭若指掌，同時本人充滿想像與聯想力，才能如此輕易地擷取歷史事件，信手拈來作為心理學理論的例子。他後來到八十年代又和 Richard Ned Lebow 合編了另一本討論更專門的嚇阻理論的教材是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Jervis 開宗明義點出為什麼對知覺的研究是必要的，並比較外在刺激和內在意圖兩者，對政策發生作用的環境與條件分別為何。接著，他不厭其繁地列舉出各種各樣錯覺發生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如何導致一項特定政策的發生，或政策環境的誤讀。這些知覺扭曲的現象，不因為文化、人格而不同，因為每一個人都受到過去類似行為的經驗、自己的信仰與記憶、簡化複雜訊息的需要等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對敵人的刻板印象、對自己發出訊息清晰程度的高估、對自己所處位置的評價等因素的影響。Jervis 認為，要避免錯覺既然不可能，則唯一對應之道，是找人在決策過程中扮演魔鬼反對者的角色，為反對而反對，以提醒決策者各種所忽略的其他真實可能性。

迄今最特殊的一本教材應該是 Marshall Segal, *Human Behavior and Public Policy: A Political Psychology* (Elmsford, N.Y.: Pergamon, 1977)。這本書旨在發掘人類面對公共政策兩難情境時的反應。這使得政治心理學的範

圍大為擴張，不只是分析、詮釋、選舉工具，也有經世致用的可能性。作者主張，公平的使用政治心理學知識，可以增進公共政策的品質。則心理學家有三種政策角色：政策見證人、政策評估師、政策推動者。此外，本書也有系統地採用了跨文化的研究素材，為其他作者所不及之處。Segal 本人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所以儘管他用的材料很廣泛，但結論卻常常脫離材料，逕自判斷。一言以蔽之，Segal 同情自由主義的立場，認為族群之間的差異完全來自環境因素，與人天生的特質無關。

在討論各項公共政策議題的時候，Segal 很能掌握既有文獻的動態，不過通常在結論中不顧自己整理的文獻爭議，用比較肯定的語氣鼓吹自由主義立場的科學性。他在第三章討論智商與對智商的態度如何影響智商發展，第四章討論教育與如何消弭文化不同所帶來的社會差異，第五章討論族群與如何轉化種族偏見或歧視，第六章討論性別與如何改造歷史遺留的桎梏，第七章討論犯罪與如何降低侵略性，第八章討論戰爭與如何面對面溝通並解決衝突。作者的取向是用心理學來促進平等、和平等價值。最後一章討論的是營養問題，可說是本書一大貢獻。在實際案例的分析中，他說明了實用政治心理學面對的挑戰，比如，當從事坦尚尼亞營養計劃時，在執行研究與介入政策之間，心理學家恐怕真是無法劃清界線。

七十年代另一本與 Jervis 風格迥異的國際政治心理學教材，是 Lawrence S. 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1979)。這本書是編寫的，由好幾位作者分別撰寫不同主題再共同完成。這本書非常重視政治心理學的科學性，作者群大量引介量化的資料與數理模式，因此可能限制了大學階層同學使用的可能。Jervis 關心的是運用心理學的理論，而本書作者則更在意的是，如何提出適合國際政治學家自己的政治心理學分析模式。他們主要的資料來源，是透過內容分析將政治人物的言論，聲明，政策文件轉化成量化的資料。固然內容分析本身的科學性與普遍性值得探討，但本書的問世替政治心理學的學科認同，打下了一個方法學的初步基礎。方法學可說是與學會、學刊並列為任一學科認同的三大磐石。

Falkowski 所集結的文章範圍很廣泛，涵蓋了國際政治學相關的各個次領域。Margaret Hermann 對政治領導人特質進行歸類與分析，看不同的氣質與政策風格之間有無關連。Falkowski 自己則提出一個記憶模式，來解釋

領導人的政策彈性。Thomas Wiegele 測量壓力對於外交決策菁英帶來的影響，壓力的大小則根據聲紋來判斷。Alexander George 用他聞名的「操作碼」模式 (operational code)，檢視菁英想問題的習慣性角度，討論認知心理學對國際政治的貢獻。Steven Hoagland 和 Stephen Walker 將「操作碼」分析，具體應用到美國和蘇聯的領導人身上，並測試這個方法的普遍適用性。Walker 在另一章中發展了國家角色理論，看角色期盼怎麼制約決策者。Andrew Semmel 和 Dean Minix 問的題目是，為什麼當一個決策者在一群人之中，和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往往會有不同的決策傾向。Gerald Hopple 把菁英的信仰和實際的決策比較，看其中有多大的差異。Hopple 後來編了一本較為專門的補充教材，*Biopolitic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inter, 1982)，有興趣者可以參考。

政治心理學徘徊在精神分析與行為科學之間的窘迫，在教科書的編纂上也有所顯露。比較範圍廣，野心大的教科書碰到這個問題，一般處理的方式，是分別有介紹兩方面的專門章節，或者有非常明確的共通課題，看不同的心理學傳統如何揭露問題的各個面向，可是後一種做法，就不適合作為教科書了。但在 Carol Barner-Barry and Robert Rosenwei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Englewoods Cliff: Prentice-Hall, 1985) 中，作者是想在同時能照顧到這兩個傳統，企圖將兩者放進一個因果關係架構中。這不僅在表達上造成困難，也對學生形成困擾，何況因此而得出的架構，必然是屬於臆測性的，缺乏研究支持。這雖然是因為我們的領域本身缺乏整合所致，但作為教科書，作者應當讓學生成為多元現象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

不過這本書在一九九一年又再版 (Prospect height, Ill: Waveland Press, 1991)，表示市場需求仍在。這可能是因為書中觸及的課題十分廣泛，幾乎所有領域都有，包括科學的哲學、社會化、領導者與追隨者的關係、說服力、決策過程、正義觀、談判等等。這麼廣泛的教學議程，顯然不可能提供給學生一個關於政治心理學的輪廓感。但也許這反而有利於本書的銷售，有許多教授本課程的老師，對於政治心理學本來就不熟悉，這樣一本教科書，讓他們可以天南地北的講一些政治課題，而每個課題又都用到一些心理學概念，則他們自己雖然不是很能掌握政治心理學的內容，但不必為政治心理學缺乏學科認同與輪廓負責任。結果，書的本身沒有一個明確

的組織架構，或編輯的理論基礎，反而使得它更能為某一部分特定的老師所接受。

Margaret G.Hermann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6)是八十年代政治心理學教材的佼佼之作。超越前述教材最多的地方，是它的廣泛性涵蓋政治學絕大多數次領域。更重要的是，本書的編輯方針不是根據心理學的理論來鋪陳，而是根據政治學的次領域劃分來進行的，可以說是真正替政治系同學寫的一本文獻整理。Hermann 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 執教鞭，主編過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並領導該校成為世界政治心理學的先驅。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能繼承 Knutson 所編的 *Handbook*，讓後起之秀在進入政治心理學領域時，能有一個比較跟得上時代的文獻整理。另一方面，也展現出 *Handbook* 發行以來，政治心理學領域的蓬勃發展。

這本書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的生物性，其中包括一般政治學家所不熟悉的心理歷史學，主要是關於一個人的政治觀點如何發展與維持的問題。第二部份是決策分析，議題分布的很廣，有衝突化解、國際關係、領袖特質等等。第三部份是政治環境對人的影響，包括社會信仰體系、恐怖主義、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抗爭，並探討決策的權威在哪裡。第四部份最特殊，是介紹美國以外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心理學發展概況。這方面的介紹在 *Political Psychology* 定期刊出，本書介紹的則是拉丁美洲、西歐、亞洲三個地區。總而言之，本書整理的文獻顯示，群眾與菁英的心理過程是不同的，人格特質與環境因素對決策的影響都很重要，政治觀點有助於人們簡化複雜的世界，期待與現實不符時造成壓力，政治觀點與人們的感情糾結難分等等。

參、九〇年代的教材選介

甫入九十年代，政治心理學課堂可用來當成教材的著作，雖不能說是雨後春筍，但一年起碼有好幾本。最先幾本都是與國際政治有關的，在認知心理學方面，尤其值得推薦的是 Yaacov Y.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可以說，

這本書是迄今最有系統地將認知心理學應用到國際關係上的著作，有點像是百科全書，幾乎把所有找得到的相關理論都用上了。因此不僅適合政治系，就連大眾傳播系的學生都適合閱讀。作者祖輩死於納粹，人又身在中東地區，有感於世事紛亂而企圖尋求合情合理的解答。同時，他看到當前國際關係的解釋益加複雜，所以立志要提供一個普遍性的整合角度。為了能照顧到讀者群的多元，Vertzberger 決定像 Jervis 那樣，分析與實例並重。

他第一個處理的問題，是認知與知覺之間的關係，並將知覺分類。其結果是發現外交領導人面對現狀只有兩條路，要麼順應調整，要麼脫離求戰。他又把信息分類，根據信息的種類可以看出人們對於不同信息的知覺過程。人格對信息處理的作用，是透過信仰、價值、態度、人格特質與生理現象而產生。社會對信息處理的作用，則透過組織結構、角色、組織間互動、與小團體文化來發揮。文化的制約經由國家角色、地位，和一些文化習慣來完成。不過，人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信息處理過程能夠經由個人學習而變化。Vertzberger 稱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一種社會認知途徑，惟有經由認知研究才可能知道，外交信息的曖昧與混淆如何變成對決策者有意義的決策證據。

和 Vertzberger 相對的，是在八十年代幾乎消失的精神分析教材。這次的再出現，並沒有又圍繞在權威人格方面打轉，而是破天荒的進入了國際關係。用精神分析寫國際政治與外交的固然大有人在，但抱著寫教材心態的卻罕見。而 Betty Glad (e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War* (London: Sage, 1990) 和 Vamik D. Volkan, Demetrios A. Julius, and Joseph V. Montville (eds.), *The Psycho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ume I*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0) 則能開風氣之先。Glad 編的書一共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說明為什麼在生物、文化、心理等角度看，人和人之間的戰爭幾乎不可避免，以及為什麼理性決策那麼困難；第二部份觀察有限戰爭對領導人、戰士，與平民百姓帶來什麼影響，如何在戰時控制局面；第三部份則集中以超強的核子戰略為分析對象。

Volkan, Julius, and Motville 則從敵意談起，並檢視民族認同與種族主義發生的原因。各章作者都分析了敵人作為國際政治的一個前提，已經侷限了人思考的能力，使得人們失去了感同之心與利他主義傾向。作者探詢新的國際政治可能，提出新的外交模式，主要是希望藉由對「第二軌道」外

交的提倡，來達到化解敵意與衝突的效果，降低國際間的暴力衝突。各作者分別敘述了自己研究或組織的第二軌道外交經驗，審慎提供心理學家介入衝突的手段與成果。書中的重點包括人類對敵人的心理需要、領導者與群眾之間的有意識與無意識關係、殘害與非人道待遇的心理動因、族群間敵意隔代遺傳的機制、個人與集體認同的發生與發展，以及個人、群體，或國家出現暴力與侵略傾向的背景條件。

精神分析在九年代的復甦並不限於國際關係，Joan Offerman-Zuckerberg (ed.), *Politics and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sychodynam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1)就是一例。這本書的對象主要是八十年代的美國政治，但最後一部分則討論了美國以外的一些例子，包括蘇聯與納粹。本書強調的是本能、潛意識的分析。但並未有系統介紹精神分析或佛洛伊德的理論，因此對於沒有一定背景的大學生而言未必適合。但每一章又都有非常具體的實例或人物，作為分析的對象，所以只要對時事稍微注意的大學生，不難從實例分析中，藉反證而學得精神分析的邏輯。由於各章作者的論述主要是詮釋性的，而不是科學地、實證地建立變數間的關係，對一般人而言，還多了一分親切性。

第一部分的討論集中在美國的政治領導方面，並分析民眾如何選出自己的領袖，這裡面有屬於有意識的部分，也有屬於潛意識的部分，故為事實與幻想的結合，其中最龐大的驅策力，就是把自己與想像中的神奇魔力相結合的衝動，這解釋了領導人的起落興衰，也解釋了人們盲從附和從事集體自殺的事件。第二部份的對象是總統或總統候選人，用非常個人的角度，觀察他們性格上的長處與弱點，以及這些特質怎樣影響到他們所參與事件的發展。這一部份大量運用歷史心理分析中必須仰賴的傳記資料，挖掘大人物如杜卡克斯 (Michael Dukakis)、布希 (George Bush)、甘乃迪 (John F. Kennedy)，與卡特 (Jimmy Carter) 的內心脆弱之處。最後一部份是分析極權國家的育兒經驗，並藉以說明納粹的種族屠殺、東歐陣營邁入後冷戰時代的溫和表現、新蘇聯領導風格的即將浮現等政治過程。

認知心理學為主的教材在一九九一年回籠，而且科學性極強，與精神分析形成強烈對比，此中鶴立雞群的是 Paul M. Sniderman, Richard A. Brody, and Philip E. Tetlock, *Reasoning and Choice: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書中絕口未提任

何精神分析大師之名，證明兩種政治心理學繼續分庭亢禮。由於採用了各種量化資料與數理分析，對於一般政治本科生讀來恐嫌吃力。不過，如果只看分析結果，並放輕鬆享受字裡行間的科學氣氛的話，這本書到不失為政治心理學的科學招牌的最佳公共關係演出。八十年代曾有另一本充滿科學野心的著作，Shawn W. Rosenberg, Dana Ward, and Stephen Chilton, *Political Reasoning and Cognition: A Piagetian View*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但理論針對性太強，不適合當教科書。至於 Sniderman, Brody and Tetlock 的書，還觸及美國政治中最敏感的族群、同志、階級問題，認真的學生必然會有較高意願花時間閱讀，這對於散播實證導向的政治心理分析，當能有所助益。

本書的貢獻，在於細膩的畫出了一般百姓如何作出政治判斷的過程。全書只提供一種理論，所以讀者不必左右游移，無所適從。但這個理論有震撼性，推翻傳統上認為老百姓不懂政治，而且總是前後矛盾的印象。所以，雖然作者沒有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整理文獻，仍不失為很好的讀本。作者發現，老百姓雖然所知有限，但善於根據各種信號作出政治判斷，即使是教育程度低的人以不例外，因此他們認為，政治學家要重新理解常人信仰體系中的內在一致性、認知與情感的互動方式、教育對於人們運用信號能力與方向的決定性影響，與承認推理過程的高度動態。這個動態過程要求政治心理學家不僅看信息的內容，更要注意信息的來源、性質，與對象，作者提供的例子，是如何暴露所謂種族主義的表現形態，它已經趨於間接，而且更根深蒂固。

另一本運用認知心理學來討論美國政治的教材是 William P. Kreml, *Psychology, Relativism & Politics: 5 + 7 = 12*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這本書的特點是，作者將認知心理學的分析與政治哲學思辨加以結合，還有更專門的一本是 Robert Boeche, *Theories of Tyranny: From Plato to Arendt*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這種結合之所以奇特，是因為認知心理學講求科學，而政治哲學有理想主義與道德主義的色彩，但 Kreml 悠遊其中並沒有任何不適應的現象，從而迴避了認知心理學太重個人的化約主義傾向，也免除哲學家空談烏托邦的癖好。Kreml 的出發點是，所有信仰體系必然是一種認知，而認知又是人格這個概念的重要內容，則一種信仰的堅持，就難免會對不

同的人格效果不同。政治哲學是每個政治系學生必修的課程，但流行的社會科學規範常把哲學思辨貶為落伍，Kreml 提供了一本教材，讓科學實證取向的學生重新理解政治哲學作為一門課題的意義，的確不可多得。

照 Kreml 的說法，人類的認知座落在一個光譜的各個點上，光譜的兩端分別是康德和黑格爾，他們各自執著於高度理想主義式的「分析知識」和「綜合知識」，其實都是因為不了解人的心理的過程而有所偏頗。任何政治結構如果偏向其中之一，這個結構都將造成人們在認知上的不平衡，所以就不可能是正義的。Kreml 主張一種相對論。他批評當今美國學界所持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都做不到適當的相對主義，因為他們都假設自己的理論是在人的認知發生之前，以為理論可以決定人的認知。但從認知與情感的相關研究看來，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今天美國政治的問題，就在於太重視分析性的知識，以致於不能全面的理解問題所在。Kreml 在書中瀏覽了主要的意識形態爭議，與美國政府的法律，組織，憲政結構，是最適合傳統政治學學生的政治心理學教材。

並不是所有的政治心理學教材，都必須在精神分析或人格研究與認知心理學之間做選擇。Eric Singer and Valerie Hudson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1992)就企圖超越這種分野。這本書追求的超越是全面的，不僅要超越政治心理學本身的分歧，更試圖超越所有國際政治學界內曾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所有分歧。這些分歧包括第一次大辯論中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分歧，第二次大辯論中的傳統與科學分歧，與第三次大辯論中的後現代主義與實證主義分歧。依照 Singer 和 Hudson 的野心，要用政治心理學將所有分歧都加以接合，他們看到的分裂現象，剛好證明政治心理學是跨越學派的。不過，這種雄心能不能夠為參與辯論的各家各派接受，還有待時間考驗。

在這一本書中，兩位編者的確蒐集了各家各派的心理學論點，故分析外交決策時，他們邀請了撰寫認知與知覺的學者，也邀請了撰寫人格的學者。每一章的用意，是介紹相關的研究與歷史文獻，或應用相關的心理學知識。從文獻的觀點來檢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的確都在引介之列。最具挑戰性的是兩位編者的結論。他們試圖在歷次大辯論的各方中找到證據，看它們如何和心理學的研究可以做結合。他們的信心是來自於愈來愈多的學者所已經認識到的，即外交決策的分析若要求其完整，絕對不能和個別

決策者分開。本書各章的作者分別證明了，傳統資料與科學途徑之間可以合作，個案研究和心理歷史分析可以合作，原始資料的不同詮釋之間可能有某種方法選取捨或共存，在不同個案研究之間，可以建立某種程序以提供相互比較的機會，甚至，後現代主義的解構，也有可能幫助政治心理學家進入個案的歷史情境。

再一本教材的出現引人注目，說明權威人格的研究不但沒有銷聲匿跡，反而還可能死灰復燃。William F. Stone, Gerda Lederer, and Richard Christie (eds.),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oda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2)的問世，不但是過去權威人格研究者的復興，事實也反映了學界對這個問題的關切從來沒有消失過。*Political Psychology* 上一直有相關的論文發表，現在總算又有最新的教材整合新近的文獻，並對權威人格研究四十年的成果做一個總評。這次的總評，結合了認知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基本上提供了一個文獻發展的歷史演進，對於入門政治心理學的人而言，要了解政治心理學是怎麼開始的，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材。

本書一開始，就有專文討論研究權威人格的到底是哪些人，這個有趣的知識社會學背景，對於閱讀整個權威人格相關辯論都極有幫助，也能發人深省地去思考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互動。在這方面，政治心理學家的自省，確實超過政治學的其他次領域。在測量權威人格的「F - 量表」方面，有專章作了批判性的整理，而研究方法當中的一些可能扭曲，不論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都有詳細檢討。過去的訪談再度被拿出來閱讀，重新觀察分類，並利用它們回答新提出的研究議題。同時，其他國家做的權威人格研究也有系統地加以引介，並與美國的研究結果比較。這些國家以曾經經歷過納粹統治的地區為主，像德國、奧地利、荷蘭，並有一項關於美國與蘇聯權威人格的比較饒富趣味，讓人認識到，即使研究方法與理論都有多種缺陷，但權威人格無處不在，故研究不能斷，則是無可爭議的。

一九九三年問世的政治心理學教材很有特色。首先是 John Elster,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這都是一本有趣的書，它的寫法近乎散文式的，優美而有格調，不像認知心理學的典型著作那樣制式而呆板，也不像精神分析著作那樣充滿焦慮與死寂。書中沒有什麼大的理論框架，對問題的分析是一段接

著一段，好似在說故事。Elster 沒有大張旗鼓提出自己的理論，而是透過歷史文獻來幫助自己說話。對於老派的學究，這本書是一個藝術，但對於沒有耐心的現代學生而言，說不定會是折磨，因為標準答案不是垂手可得，更沒有速食般的前言或結論幫助讀者消化。如果哲學系或歷史系的學生要入門政治心理學，這書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因為 Elster 重視細節與具體的因果關係，裡頭有各種各樣的歷史材料。

幫助 Elster 說話的人最主要的是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其次是齊諾維也夫 (Zinoviev)，和符殷 (Paul Veyne)，他們三個人分別代表了三種政治體制：民主、威權、極權。三個人都是古典的政治心理學家，透過他們的分析，以及對他們的分析所做的分析，Elster 很有技巧的說明了認知和情感對於政治的關鍵作用。利害與情感兩個因素可以推翻人們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行為，而情感尤其可以蒙蔽利害考量。他的寫作方式反映了他反對從事大型理論的建構，相反的，他重視機制。所謂機制，就是一種依情境普遍存在的因果關係，不受政治體制類型的影響。Elster 又發現，人的信仰和偏好，受到社會大環境與政治制度的影響頗深，因為制度提供人們各種正面或負面的誘因。最後，他借用托克維爾說明了，個人所感受到的誘因與因果關係，都可以累積擴大成社會事件。

相對於 Elster 的輕快筆調，一本規規矩矩而且鉅細靡遺的大部頭教材隨之誕生，即 Shanto Iyengar and William J.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與 Hermann 編的書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本書是根據政治心理學的發展歷史，及其本身的議題演化過程編輯的，不是依照政治學的次領域分章節，如此政治學與政治心理學不再是隸屬關係，儼然政治心理學已經有了自己明確的範圍與學科認同。本書又是一本詳盡的文獻整理，對於研究者和甫入門的同學都很有用，尤其重要的，是所彙整的文獻顯示，政治心理學家已經不像七十年代以前那樣，多是大量藉用心理學的模式和實驗結果，拿到政治分析中用一下，而是有自己的理論關切，提出自己的問題，根據自己的需要蒐集自己的資料，甚至回頭修正心理學界的發現。

這本書雖然在歷史回顧中提到人格、精神分析、心理歷史等課題，但處理的態度大致是把它們當成逐漸淘汰的課題，這和全球人文社會科學界近來對認同問題的著迷，和精神分析的廣受重視，有所悖離。作者把歷史

分成三部份，從人格研究進入態度研究，再進入意識形態的研究。這個分類方式多少有些武斷，像態度研究至今方興未艾。無論如何，本書在政治態度、認知、決策三大部分有迄今最新的資料，尤其是對種族主義和情感兩章的處理最為精采，兩章作者對自己的領域既述而又能作。認知記憶一章的作者提出最新的政治信息處理模式，雖然尚未經過實證檢驗，卻可能成為政治心理學界重要的下一步。主要的政治議題圍繞在美國的選舉上，不過也有少數作者顧及國際關係方面的議題。

九 年代最刺激的是，政治心理學的教材並非專門為政治系的學生而寫，像前述的 Elster。如今又有為心理系學生寫的政治心理學教材，像 Andrew Samuels, *The Political Psyche* (London: Routledge, 1993)。Samuels 對於自己身處在缺乏平等、充滿偏見、暴力充斥的世界中感到不安，立志要以心理學幫助世界，但卻意外地認識到，外在政治世界對心理分析的影響至深且遠，這個影響不僅在於對臨床病人而已，也包含對精神醫療師和精神分析這門學問本身。故本書提出的，是社會中早就存在，但卻未為人們知覺到的現象。這本教材一大特色，是對各國的精神分析師作了調查，全面理解他們如何處理醫療過程中浮現的政治問題，以及自己本身的政治態度如何影響醫療行為。

Samuels 在第一部分先對發展心理學的不完整提出質疑，因為發展心理學未能處理外在政治環境對人格形成的影響，所以他鼓勵同僚，要重新從自己的醫療記錄中翻出新的見解，一方面對病人的歷史有更深刻的體認，另一方面也發展因應的治療方法。Samuels 指出，一個人的人格發展受到政治議題影響甚深，他的討論涵蓋了市場經濟、環境保護、財富分配等議題上的政治與文化動態。除此之外，這些政治議題和個人成長環境還有更親密的關係，因為個人人格發展所遭逢的家庭環境，與外在政治社會之間，有心理上的連結，厥為父權、異性戀文化，而這兩者正是當代發展心理學的前提。最後，Samuels 反省了精神治療師與精神分析學在政治上的角色，用三 年代歐洲的經驗，當成九 年代美國的教訓。

在人文、心理兩系之外，也有同時適合社會系學生閱讀的政治心理學，如 C. Fred Alford, *Group Psychology & Poli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Alford 並不是抱著寫教科書的心情從事創作，但卻可以成為非常有用的教材。他根據自己在小團體當中的經驗，推翻西方政

治哲學長久以來關於人的假設，即人不是生而獨立自主的主體。他同時與後現代主義、社群主義、女性主義對話，指出人不是抽象邏輯的產物，而是經驗的產物。作為一名政治學家，Alford 對小團體的強調倒像是一名社會學家，他在雅馬遜河觀察部落生活則又像是一名人類學家，但他的角度是心理學的，而他的結論與應用則是政治學的。這是何以一本原為理論性的著作，卻具有教科書潛能的原因。Alford 討論的，是所有上述學科共同假設的人的自主性問題，從而影響到當代政治學最核心的憲政自由制度。

Alford 的經驗顯示，人是社會的動物，在自然狀態下，人是由社會來定義的，不是天賦權利的擁有者。從小團體心理分析過程看出，人在團體中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孤立，或是附和。當領導人不能完成團體期望時，組成團體的人面臨一種自我分裂，因為人們的群性遭到否定。只有當領袖先重新擔起責任，才能讓人們再度整合自己。故人必須先附屬於團體，才能成為個體。在一個團體中，領導者與成員是共生的，成員傾向賦予領導者過高的責任與期待，故對小團體本身的存在形成壓力。自由主義憲政假設人是天生獨立的，既然不是從群性出發，從而產生的領導就不能協助人們整合自己，也就不能從人的群性發展出個性。相較於正在主導政治心理學界的個人主義方法學，把 Alfred 的書當成教材，一定可以給學生一個嶄新的思考角度。

政治心理學家不但深入叢林作研究，也開始像臨床醫師一樣進入杜鵑窩考察，因此而寫出的教材特別有價值。James M. Glass, *Psychosis and Power: Threats to Democracy in the Self and the Grou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是作者一系列著作中最新進的產品。Glass 在 Maryland 精神醫院進行多年的訪談與研究，過去的著作有強烈的理論與針對性，旨在駁斥後現代主義對多重人格的頌揚。本書是系列產品中最適合當作政治心理學教材的，一方面因為 Glass 在此直接討論人格對民主政治的含義，另一方面他採用個案方式將主要論點呈現，對學生而言比較容易接受。Glass 受到精神分析學派的影響很深，同時又篤信自由主義，加上本身屬於猶太裔，所以在分析納粹與後現代人格的時候，他隱含地把兩者對民主政治的威脅等同起來。

根據 Glass 提供的個案研究，人對權力的需要來自於遭到剝奪，使人對於人我分際失去分寸。他進入精神病患的世界，體會為什麼他們感官世界

中的認知與行為準則不同於多數其他人，並分析因此而造成的行為後果。每個人都有成為暴君的潛在可能，而且精神狀態的傳染性很高。他發現許多病患都有人格分裂的徵狀，因而論證後現代主義會造成內在的分裂。其結果是人失去了主體的疆界，因此不能掌握人我分際，人我分際的破滅，造成高度的恐懼感與侵略性，是為民主政治墮落為法西斯極權統治的原因。Glass 反省了自由主義在此的意義，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必要的幻覺，人們可以安心於自己的主體地位不受侵犯，於是對於社會異端能夠寬容，精神上不受其感染，則免除了對極權統治的渴望。

認同問題成為世界政治的普遍現象後，也終於在政治心理學教材的編寫上反映出來，如 Kenneth R. Hoover, James Marcia, and Kristen Parris, *The Power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a New Key* (Chatham, N.J.: Catham House, 1997)。其實，用認同政治作分析的很多，但是寫成教科書的有限，或有的雖然是教科書，但不適於用在一般性的政治心理學方面，如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或 Michael T. Shapiro and Hayward R. Alker (eds.), *Challenging Boundaries : Global Flows, Territorial Ident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有的後現代作品或同志研究都與此相關，但都太專門，同時適合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閱讀的比較少，或許可以嘗試 Kathryn Dean, *Politics and the Ends of Identity* (Brookfield: Ashgate, 1994)，這是由在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London 召開的一項研討會論文集結而成。唯一的例外是 Dusan Kecmanovic, *The Mass Psychology of Ethnonationalism* (London: Plenum, 1996)，其重點雖是民族主義，但每一章節都用到各種角度的心理學分析，而且深入淺出，適合作為課堂上第二本教科書。

Hoover, Marcia and Parris 的作品涵蓋範圍很廣，也間接說明了認同問題的無所不在。他們細述了認同問題的由來，認同這個概念和其他分析概念之間的關係。對古典文獻有探討也有反省，並引介女性主義批判來修正前此認同研究的偏頗。書中專門分析了，認同對於男性和對於女性有什麼不同的意義。他們又討論認同對於人的知覺所產生的引導與閉鎖作用，以及這些作用對於民主政治的含義。另外還分析了認同與人格之間的關係，與認知之間的關係，以及與人的成長與發長之間的關係。這些分析與民主

政治的運作息息相關，也與市場倫理相互制約。書的最後一部分將焦點放在中國，檢視溫洲發展模式中出現的正、負面認同，以及這個變遷中的溫洲地域認同對全國有何意義。

肆、七種研究方法

將上述教材稍加整理後發現，政治心理學最常用的方法有下列數端：大學生實驗、大規模社會調查、文獻內容分析、自由聯想法、人物誌研究、模擬法、深入訪談。大學生實驗為心理學家最常用的方法，而且多數是找大學一年級的新生來參與，因為他們對心理學的文獻尚不熟悉，在回答問題的時候不會有刻意操作或本能抗拒的傾向。到目前為止，實驗法還是心理學界較為通用的研究方法。它的優點在於能對要檢驗的關鍵變數具體掌握，排除其他變數的干擾，故在此發展基礎理論的潛力無窮。實驗通常要有好幾個團體參與，根據研究者設定的變數值分別進行實驗，再比較其結果。所以必須先有理論假設，才能從事實驗。這裡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如何控制好實驗室的情境，以保證不同背景的團體在受測時，他們只有在關鍵變數上所接受的訊息是不同的，而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如此才能確知各團體間的行為反應差異，是來自於關鍵變數的。

缺點是，實驗室中的情境往往不能完全控制。比如執行實驗的人在不同測驗中的些許表現差異，可能對受測者形成不當的引導；或受測者被區分在不同時間或地點接受測驗，使實驗室中所顯現的差異不能完全歸因於關鍵變數；而參與實驗的人不能反應社會的人口結構，將影響其結論的普遍適用性；受測者如果都是大學生，還會試圖滿足課堂理論期待，或揣摩老師心意來表現，使實驗結果有過渡認可理論的偏差。同時，實驗中的關鍵變數在社會實際中與其他因素互動後，實驗結果有沒有意義，都還有待進一步實證。不過，只要相信人的心理過程具有普遍性，不因個人特質而變化，這個缺點就變成是可以容忍的了。前述教材中，對實驗研究成果引用最多而且最新進的是的 Sniderman, Brody, and Tetlock (eds.)和 Iyengar and McGuire (eds.)兩本書。

所謂社會調查，是對大量的人進行規格化的訪談，而且訪談地點就在受訪者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中。因為社會調查累積的資料繁多，因此通常

必須要將訪談資料進行量化處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是藉由問卷推動，由受過訓練的訪員實地、通信或電話採訪。有時候因為調查的對象範圍太大，在技術上無法處理，就選定一個特定的地理社區進行訪談，更好的情況是能選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社區，如此可以具有比較性。因為社會調查是對整個社會進行，所以研究結果具有普遍適用性，是為實驗室研究所不及者。資源豐富的社會調查還可以進行跨年追蹤，了解社會動態的發展與變遷。如果資源有限，也可以對老年人口和青年人口作比較，一樣有發現社會變遷趨勢的效果。

社會調查的問題是，訪員人數眾多，素質參差不齊，很難真正做到規格化；而受訪者常常不關心或不理解訪題，需要訪員詳細解釋，增加訪談過程中對特定答題傾向的誘導性；面對訪員時，一般受訪者對不熟悉的情況常有正面回答問題的傾向，或選擇被列在前面或後面的答案，經常也會潛意識地想配合訪員的期待，或根據社會規範答題。另一方面，社會調查以其規模龐大，耗資甚鉅，並非普通研究人員所能從事，則有利於資源豐富的調查機關壟斷學術理論的發展方向，在許多地區，這些機關就是政府。最後，社會調查仰賴統計上的相關係數分析，雖然錯誤可以控制在最小範圍，但對於訪談結果的解釋，卻可以人云亦云。

文獻內容分析指的是對官方文件、政策聲明、演講、會議記錄、訪談資料、新聞報導、電視畫面等等文字圖片，根據事先發展的一套程序，進行特定訊息的登錄與分類。故內容分析必須先有一套解碼程序，才能將各種文獻的含義篩選出來。每一個文字類別應當都有心理學上的含義，他們出現的頻率、配對出現的頻率、在不同場合、人物、國家、事件上出現的頻率，都可以和行為作相關性分析。社會調查與內容分析都有專書介紹，前述關於權威人格的反省研究也詳細討論了有關的方法問題，如 Stone, Lederer, and Christie (eds.), Kirscht and Dillehay, Christie and Jahoda 都有很好的討論。內容分析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 Mershon Center 有系統地發展，實際的例子在 Falkowski 的著作中俯拾皆是。

內容分析法使得原本憑主觀地閱讀和筆記的高度個人化研究，有了更好的基礎。好的解碼程序幫助研究者掌握宏觀的結構，在面對大量資料時，其結果必然比傳統的閱讀、解讀要更客觀。從內容分析中獲得的統計相關係數，可以成為理論發展的依據。且當一項解碼策略不成功時，可以修正

解碼程序再做。但解碼程序的建立和解碼過程都有高度的主觀成分在內，由於每一個研究者的理論關切或假設不同，適合某一種研究的解碼程序，未必適合另一項研究；或因研究地區不同，適合某一種語言的解碼程序，必然不適用於另一種語言。假如每一次內容分析都必須發展研究者自己特有的解碼法，不僅太耗資源與時間，也使每一項研究結果都不能互作比較，就失去採用解碼程序的意義了。

自由聯想法為佛洛伊德所設計發展的研究方法，是一種讓病人投射出內心世界的技巧。通常是讓受測者先面對一些訊息的刺激，任由他們接著發展自己的反應。和實驗室法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在實驗室中，受測者沒有辦法決定自己接收和回應的範圍，而在自由聯想法裡，受測者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開放式的。所謂環境訊息刺激應當有一定的模糊性，以便容許受測者根據自己的想像來發揮，故這些訊息必須能刺激出想像，故圖片為最常用的刺激之一。而在回應時，受測者也都了解不存在所謂的對或錯的問題。研究者的工作是要閱讀自由聯想的結果，來詮釋受測者內心深處不為己知的傾向性。對大批受測者提供相同的刺激，有助於將人格分類。經過分類的人可以再接受其他測驗，看人格與其他心理學概念之間的相關為何。

自由聯想法可以保證，答案是受測者自己想出來的，不是經由引導的，而且由於刺激本身的曖昧性，故回應所依據的東西，最大程度是來自受測者自己內心，且大於研究環境中的結構因素。在做較大規模的跨文化比較時，這種方法比只觀察行為差異的研究，更能暴露出不同文化間存在的內在人格差異。這種研究所紀錄的解讀方式，可以不斷累積，使得後來做測驗的人可以和過去做過的人來比較。同時，受測者的答案容許研究者對他們的人格進行完整的評估，而不是斤斤於某一種特定刺激會帶來何種特定行為或認知效果。完整的人格評估間接透露一些受測者在實驗法或社會調查法中，所可能不願意透露的信息。當和社會調查或實驗法聯合使用時，自由聯想法帶來的理論潛能更是無窮。不過，顯而易見的缺點是，這個方法流於主觀，而且政治學家中受過心理分析訓練的人太少。

人物誌是用來分析某個歷史上頗有影響力的特定人物，根據所有和他／她相關的資料，做一個人格的心理分析。它的特點是對個別人物特別強調，看中偉人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力，因此往往得出其他研究法所沒有看到

的解釋。研究所用的素材包括傳記、回憶錄、日記、藝術作品、公開文件、報紙、訪談記錄、別人對他／她的口述回憶，尤其是他／她的家人、同事、僕從所透露的軼事。故關於同一個主角的記載必須從小到老，每一個訊息都考慮。由於資料繁多又重要，人物誌研究最講究翔實引述資料出處。人物誌不同於內容分析，因為其來源太過複雜，不適合用單一的解碼程序解讀之。在做人物誌研究時，必須盡量利用既有的精神分析，不論是佛洛伊德或其他人發展的方法都值得參考，否則就淪於歷史小說。

人物誌法有助於揭露一個政治體系中，個體人格與集體文化之間是如何聯繫的，讓研究者有機會去建構偉人整體的人格，而不只是片段的行事作風而已。也因此，它提供了對不同偉人比較的機會，從他們與整體政治文化的聯繫來看，還間接提供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政治文化比較。但由於太強調個人人格因素，當然在解釋歷史事件時會忽略外在結構。常常看到人物誌從主角的祖輩說起，並誇大幼年某些行徑中已經對未來表現，有所預示。這給人一種錯誤印象，好像偉人日後的表現之所以偉大，早在家族基因中就有所奠定。人物誌研究受到研究者自己的影響頗深，研究者的特性決定了哪些關於偉人的資料會被加重解釋，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物誌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經常產生對偉人的同情與好感。

模擬法是政治心理研究中值得開拓的一種方法途徑，這個方法重視行為的過程，而不是變數之間的相關性。藉由對行為者特質的界定，或行為情境的界定，觀察實際行為發生的過程。然後再從實際發生的模擬行為中，得出關於行為理論的各種暗示。故模擬法對於不確定狀態或機率的概算，最為拿手。常常模擬法是適用在變數複雜，難以用人腦掌握的情況下，因此必須透過實際演練後，具體紀錄實際發生的經歷，來獲得啟示。模擬的進行可以藉由電腦操作，也可以由實際的真人披掛演出。其結果可以與歷史事實做比較，如果相符合，就表示模擬時所界定的變數可能是正確的，由此便可以發展關於行為的理論。模擬的結果也可以用來做預測，如果預測準確，也表示變數的界定可能是正確的。

別的研究法高度仰賴被研究對象提供資料，但口說的資料與行為之間畢竟不能等同，而模擬法經由具體行為的觀察，強迫被模擬的研究對象必須產生行為，避免了資料與行為之間的不確定關係，對於有關決策的研究特別有用。它又不像實驗研究中，總有靠實驗賺外快的一群有經驗的受測

學生，使實驗結果與社會實際脫節更多。模擬法有時間限制，尤其是真人參與的實驗，時間可以少到數秒鐘到至多數小時，和實際世界當中的事件發展長達數日甚至數年，頗為不同。模擬出來的結果固然可以對總的趨勢有所判斷，但對於個別人的具體行為就無法推斷，失去心理學原有的優勢。當模擬情況愈逼真時，代表情境與現實世界愈像，但模擬也就因此只能提供過程的觀察，卻失去解釋力，因為它未能做到簡化，難以把關鍵的變數孤立出來。

深入訪談法介於自由聯想法與社會調查之間，一方面要容許受訪者自由發揮的空間，另一方面還要照顧到研究者的理論關切。故問題內容不可能只是意義很曖昧的一張圖片，而答案也不是在數分鐘之內就可以完成。訪問者必須從受訪者的答案中去追問，好的訪問者讓受訪者引導發問，從受訪者對前面問題的答案中找題目，以便確認答案都是受訪者自己關心的事。這種訪問，往往從受訪者自己的人生經歷談起，而訪問者有意識地避免強行介入提出自己的問題。但深入訪談與人物誌研究又不同，因為關心的是市井小民，不是偉人，處理的問題，是受訪者的行為動機，不是他們的整個人格。在解讀訪談資料時，如果範圍廣、資料多，可以設計解碼程序，也可以設計假性社會調查問卷，從訪談資中找答案，目的是把結果量化來做統計相關分析；另一方面可以作精神分析或文本分析，目的是勾畫集體的政治文化或個體的政治認知。

雖然社會科學界愈來愈多人採用深入訪談，目前深入訪談缺少有系統的程序。深入訪談的特色，是要因地制宜，故又必須置於特定環境中來構想。受訪者需要有熟悉的人情環境，貿然闖入必然不能獲得充分的合作，可是熟悉的人情環境需要培養，有的地方必須靠當地熟人引介，則訪談變成有第三者在場，好處是有助於訪談氣氛的活絡，壞處是受訪者必須考慮到第三者的態度與期待。訪談法最大的限制就是訪者的素質不能掌握，有的變成制式訪問，引導性極強，使受訪者在沒有社會關係的情況下，回答會愈趨於簡單。當大規模進行訪談的時候，這種情況不能避免。有的訪者問題中有太強的理論性，造成訪者答題的不順。在好的訪談者難求的限制下，以及深入訪談又很耗時耗力，則能訪談的人數就有限。

伍、未來方向

從多數既得教材中看出，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已經不全等同於政治學研究方法，而且政治心理學家對於自己研究的課題，也逐漸發展出一定的範圍。這個範圍的特色有兩個：第一，政治心理學的範圍不在於它的邊界清楚，而在於它的核心清楚。也就是說，許多自認為政治心理學家的人從事的研究，可能與不認為自己是心理學家的人，有相當重疊，但至少有些研究課題，而且數量不小，其研究者絕大部分自認是心理學家。第二，政治心理學這個範圍的核心是在轉變而且擴大中，所以過去不是政治心理學範圍的研究，慢慢變成是了，而現在不是政治心理學核心的課題，將來也可能變成是。政治心理學的擴張，是透過兩個途徑完成的，一個是對過去政治學忽略的課題開始研究，另一個是把既有的課題導向以心理學方法為主。

上述兩大特色使政治心理學的教材內容很難規劃。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可以想出很多方法來把目前的領域歸類，但不知哪一種最好，更是因為沒有人的知識廣泛到可以面面顧到。上述關於教材的選介，只包括一部分今天可以對政治心理學教師和學生有用的文獻，有的是按政治學次領域編纂的，有的是按心理學概念編纂的，也有的是按編者心目中政治心理學的議程編纂的。除此之外，所介紹的其他文獻，是有比較具體的對象或課題，因而可能比較適合文學院或政治學以外的社會科學學門閱讀。國內政治心理學剛剛起步，以選民政治態度研究具有相對優勢，而政治認同研究因為國內政治發展的環境使然，則頗有後來居上的潛力。如何在中文教材上急起直追，是國內政治心理學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 Adonor, T.W.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Alford, C. Fred
1994 *Group Psychology & Poli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rner-Barry, Carol and Robert Rosenwein
1985/1991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Englewoods Cliff: Prentice-Hall / Prospect Height, Ill: Waveland Press)
- Boeche, Robert
1996 *Theories of Tyranny: From Plato to Arendt*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e, Ricahrd and Marie Jahoda (eds.)
1954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 Dean, Kathryn
1994 *Politics and the Ends of Identity* (Brookfield: Ashgate)
- Dressel, Neil J. (ed.)
1993 *Political Psychology: The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 Dusan Kecmanovic
1996 *The Mass Psychology of Ethnonationalism* (London: Plenum)
- Elms, Alan
1976 *Personality in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Brace-Jovanovich)
- Elster, John
1993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Eysenck, H.J.
1954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 Falkowski, Lawrence S. (ed.)
1979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 Glad, Betty (ed.)
1990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War* (London: Sage)
- Glass, James M.
1995 *Psychosis and Power: Threats to Democracy in the Self and the Group* (Ith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eenstein, Fred I.
1969/1987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of Evidence, Inference, and Conceptualization* (Chicago.: Markha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n Margaret G., (ed.)
1986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Hoover, Kenneth R., James Marcia, and Kristen Parris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a New Key* (Chatham, N. J.: Catham House)
- Iyengar, Shanto and William J.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rscht, John P. and Ronald C. Dillehay (eds.)
1967 *Dimensions of Authoritarianism: A Review of Research Theo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Knutson, Jeanne (ed.)
1973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Kreml, William P.
1991 *Psychology, Relativism & Politics: 5 + 7 = 12*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apid, Yosef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1996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Lasswell, Harold D.

1930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asswell, Harold D.

1948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Lebow, Richard Ned and Robert Jervis (eds.)

1985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nheim, Jerol

1975 *The Politics Within: A Primer i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Money-Kryle, R.E.

1951 *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and Morals* (New York: W.W. Norton)

Offerman-Zuckerberg, Joan (ed.)

1991 *Politics and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sychodynam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Pettit, Kirkpatrick (ed.)

1972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Life* (Belmont, Ca.: Duxbury Press)

Rieselbach, Leroy N. and George I. Balch (eds.)

1969 *Psychology & Politic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Rosenberg, Shawn W. Dana Ward, and Stephen Chilton

1988 *Political Reasoning and Cognition: A Piagetian View*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amuels, Andrew

1993 *The Political Psyche* (London: Routledge)

Segal, Marshall

1977 *Human Behavior and Public Policy: A Political Psychology*
(Elmsford, N.Y.: Pergamon)

Shapiro, Michael T. and Hayward R. Alker (eds.)

1996 *Challenging Boundaries: Global Flows, Territorial Ident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inger, Eric and Valerie Hudson (eds.)

1992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Sniderman, Paul M., Brody, Richard A. and Philip E. Tetlock

1991 *Reasoning and Choice: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one, William

1974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Stone, William F., Gerda Lederer, and Richard Christie (eds.)

1992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oda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Vertzberger, Yaacov Y.I.

1990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kan, Vamik D., Demetrios A. Julius, Joseph V. Montville (eds.)

1990 *The Psychodynamn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ume I*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Texts and Method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sychology: A Literature Review

Chih-yu Shih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English undergraduate textbooks for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These texts do not share one common scope or research method, suggesting the embarrassment of declar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being a field of research. Early texts are generally related to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ir quality is not balanced and sometimes even testifies to the dim prospect for political psychology as a professional subject of study. After the 1990, new texts began to introduce recent finding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the past decade, two streams of text writing emerge, that is, psychoanalytical texts and cognitive texts, and they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undergraduate to read. This paper end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number of methods commonly seen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political psychology, cognitive psychology, psycho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method,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textbooks